论张爱玲散文中的张恨水现象

杨 惠

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典作家，甚至被海外学者尊称为“祖师奶奶”（王德威语）。仔细阅读张爱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她的笔下常常出现另一位现代作家的名字——张恨水。如果我们细心体味这种所谓“互文性”现象，就会发现，张恨水在张爱玲散文中，常常以不同形式出现，构成了张爱玲散文中独特的“张恨水小说现象”。

一

张爱玲在其散文中，经常直接提到张恨水。这些文字，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第一类明确表达对张恨水小说的喜爱。

张爱玲对“五四”态度复杂，赞赏“五四”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凐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1] 而对“五四”以后充满新文艺腔的现代文学，则夹杂焦虑和不屑，张爱玲曾经以音乐来打比方，“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2] 因此关于自己早期的阅读经验，张爱玲说的最多的是“五四”以前的文学，《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而对现代作家往往避而不谈，偶尔在只言片语里提到老舍、巴金、曹禺、穆时英、张资平、丁玲、冰心、白薇等，语带嘲讽和不屑的多，喜欢和欣赏的少。然而有两个人却例外。一个是与张爱玲几乎同时扬名上海的苏青。在谈到为女作家排座次时，张爱玲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3] 毫不掩饰对冰心和白薇的不屑一顾，也表明对苏青的亲近和理解。另一位被张爱玲另眼相待的现代作家，就是张恨水。张爱玲说，“我们不必把人我之间划上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自己也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4]p82这种对张恨水小说的熟悉和喜爱，至少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代，在散文《存稿》中张爱玲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我也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两人时常争辩着。”[5] 张爱玲1931—1937年曾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这里提到的一个姓张的“要好的同学”，即张爱玲的中学好友张如瑾（毓信），在圣玛利亚女校也是以写作著称的才女，曾出版过小说《若馨》。而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回忆也可旁证这一点，“《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金瓶梅》……以及《歇浦潮》、张恨水的长篇小说等等，都是我姊姊在他（按：指张爱玲与张子静的父亲张志沂）书房里找来读的。”[6]

那么，张爱玲阅读过的张恨水小说有哪些呢？虽然没有详细而确凿的史料证据，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测一番。除了张爱玲散文里提到的《夜深沉》和《秦淮世家》外，至少在1937年张爱玲从父亲家里出走之前，她可能从父亲的书房里看到的“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应该包括在上海出版的单行本小说和1937年之前在上海各类报刊杂志连载的小说，试简单列举之：《春明外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5月初版）、《啼笑因缘》（上海三友书社1930年12月初版）、《新斩鬼传》（上海新自由书社1931年4月初版）、《满江红》（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8月初版）、《落霞孤鹜》（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8月初版）、《似水流年》（上海中国旅行社1932年初版）、《金粉世家》（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2月初版）、《啼笑因缘续集》（上海三友书社1933年2月初版）、《太平花》（上海三友书社1933年6月初版）、《美人恩》（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4月初版）、《现代青年》（上海摄影社1934年初版）、《秘密谷》（上海《旅行》杂志1933年1月七卷一期～1934年12月八卷十二期）、《燕归来》（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1936年6月26日）、《平沪通车》（上海《旅行》杂志1935年1月1日九卷一号～1935年12月1日九卷十二号）、《如此江山》（上海《旅行》杂志1936年1月1日十卷一号～1937年3月1日十一卷三号）、《夜深沉》（上海《新闻报》副刊《茶话》1936年6月27日～1939年3月7日）。 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比如张恨水在其他地方初版的单行本小说也可能被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购买，而张恨水在上海连载或出版的小说未必都能进入张志沂的书房。

对张爱玲而言，上述张恨水小说首先是其文学启蒙的阅读范围之一，从日常生活、事态人情角度构建了少女张爱玲非常重要的阅读体验。

二

第二类，张爱玲散文常常点名或不点名地提及张恨水小说里的人物。

张爱玲散文虽然谈不上字字珠玑，却时常闪耀着她对乱世中国的独特体验和人生智慧，其中一个常见的写作路数是，从日常生活的某件琐碎的人事谈起，进而阐发出具有超越日常意义的人生体验。这种既世俗又超越的体验，往往非常巧妙地借以张恨水小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张恨水小说在上海报刊普及颇广，以之为例更能赢得上海读者的亲切感和默契度，在会心一笑中化深刻为简约，走入千家万户。

散文《必也正名乎》，张爱玲讨论名字本身所包含的意思以及名字背后隐藏的意义，甚至于名字中的数字也包含了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7]

这一段议论至少透露出两点信息，第一，张爱玲对文字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领悟力，即使是一般人认为简单枯燥毫无艺术感染力的数字，张爱玲也能从中体味出与众不同的味道。张爱玲对自己的这项才能直言不讳，“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8] “三”和“七”在张爱玲看来是俊俏的，干净利落、精明能干中带着俏皮、活泼、不服管教、不走寻常路。虽然张爱玲并没有举例，不用提巴金《家》里的老三觉慧和老舍《四世同堂》里的老三瑞全，仅仅张恨水《金粉世家》里，三少奶奶王玉芬和三姨太翠姨，显然都是聪明、活泼、俊俏之流，主人公金燕西恰好就是七少爷。甚至于郭宝昌的同名小说和电视剧《大宅门》里，性格复杂多面的主人公白景琦，恰恰也是老七。而数字“二”相对来说显得老实，意味着憨厚、诚实、平凡、傻气和吃亏；至今北京方言中用“二”来形容某人，仍然带有这些含义。老舍《离婚》里，丁二哥就是这样一个朴讷、憨直、被耍笑而爱打抱不平的侠义之士。其实在张恨水小说里，除了《秦淮世家》和《夜深沉》外，《艺术之宫》里也有一个类似人物，摆摊卖艺、行侠仗义的“赛茄子”丁二哥。

第二，张爱玲熟读张恨水，举例信手拈来，恰如其分。关于《秦淮世家》和《夜深沉》，张恨水在回忆录里提到，“我在重庆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年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这是我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所以我还不能不努力写稿。那时，上海虽然沦为孤岛，《新闻报》还不曾落于汉奸之手，重庆到上海的航空信，可以由香港转。《新闻报》继续要我写稿，我就写完了《夜深沉》，又继续着写了一篇《秦淮世家》，……”[9]《秦淮世家》主要表现南京秦淮河歌女和下层市民的生活，其中主要女性角色是唐家姊妹唐二春和唐小春。姐姐唐二春勤劳、能干、朴实、沉默、甘愿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妹妹唐小春则是秦淮河红歌女，漂亮活泼、善于交际、觥筹交错、应付自如。《夜深沉》也是表现普通女伶和下层百姓为人鱼肉的小说，男主人公丁二和是个以赶马车为生的北平大杂院平民，深爱着卖唱出身的女伶杨月容，但终究造化弄人，有情人难成眷属。丁二和忠厚、善良、懦弱而略带点自卑；田二姑娘是丁二和的邻居，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虽然对丁二和有情，而为了维持哥哥可怜的职业却不得不暗暗牺牲自己。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其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丝丝入扣，张恨水为小说人物命名可谓用心良苦，而能有张爱玲这样的高端读者作为解人也堪称幸事。

张爱玲对服装和色彩有特殊的喜好，这一点常常为“张迷”们津津乐道，关于张爱玲的“异装癖”已有太多轶事流传，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这种异乎寻常的服装嗜好的结果之一，它催生了张爱玲一系列与服装有关的散文的诞生。

《童言无忌》是张爱玲1944年5月发表于上海《天地》杂志的一篇散文，通过“钱”、“穿”、“吃”、“上大人”、“弟弟”五个小标题来追述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在“穿”一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10]

通过服饰来提炼和概括人物形象，这是只有对服装有异常兴趣的女人才有的敏感和特长，也是大量通读张恨水小说之后才能获得的从感性阅读到理性概括的过程，非一般读者所能，而这两点，张爱玲兼而有之。那么这一段议论从何而来呢？至少有两个较为明确的参考对象。先来看《啼笑因缘》里的沈凤喜。沈凤喜第一次出场，就是一个穿着蓝布罩衫的清爽秀气的姑娘，“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齐整。”[11]p14 以后不断通过樊家树的眼睛强化沈凤喜这种身着蓝布罩衫的寒素中透着清爽的形象，“然而他的眼光，却一样也不曾看到，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穿了淡蓝竹布的长衫，雪白的脸儿，漆黑的发辫，清清楚楚，齐齐整整的，对了他有说有笑的……”[11p41 再来看《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客人来看望冷清秋，“见她穿了一件蓝布长罩袍，将长袍罩住。”[12] p754 冷清秋为了避免研墨写字弄脏了好衣服而将蓝布长袍套在外面，这种别具一格的朴素清爽甚至引发了金家姊妹们穿蓝布长袍的风潮。而熟悉张恨水小说的读者，可以轻松地再找出几个类似的例证，比如《天上人间》里，陈玉子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头上梳着丫髻，又光又黑。……雪白的脸上，露出两鬓下的长毫毛，正是表示中国人固有的一种处女美。她穿了一件新蓝布长衫，袖子短短的，露出两只白胳膊。”[13]p16-17

我们可以据此总结出张恨水的女性审美观。张恨水小说中凡是略具姿色的女性形象，从外貌上来说，至少应该具有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着装素净这几个基本特征。《春明外史》里，梨云留给杨杏园的第一印象是“一张鸭蛋脸儿，漆黑一条辫子，前面的留海，梳到眉毛上，越显得这张脸雪白。身上穿了一套月白华丝葛夹袄夹裤，真是洁白无瑕，玲珑可爱，不愧梨云二字。”[14]p7-8 金燕西在落花胡同的家中见到的冷清秋，“穿着一套窄小的黑衣裤，短短的衫袖，露出雪白的胳膊，短短的衣领，露出雪白的脖子，……漆黑的头发梳着光光两个圆髻，配上她那白净的面孔，处处黑白分明，得着颜色的调和，越是淡素可爱。”[12]p47 无一不符合上述特征。

然而，如果仅仅具有这份素净清爽的自然美仍然是不够的，既不能展现女性形象的人性缺陷，也不能满足男性角色和男性读者的审美期待。因此无论从刻画人物形象的深度需要，还是从满足男性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说，都还需略具一些女性的魅惑力，这种魅惑力，常常表现为外在的人工修饰，穿戴华丽的服饰或夸张的装饰品，即使素雅清高如冷清秋，也朝思暮想一双缎子绣鞋、一串珍珠项链。这种现象，张爱玲将其概括为“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用不同色彩（蓝—红）、不同质地（布—绸）、不同气质（清爽—诱惑）的两种服饰来说明张恨水小说中对男性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形象。这是只有熟读张恨水、对服饰有独特敏感同时可以驾轻就熟地用感性文字表达理性观点的张爱玲才能做到。

第三，上述兼具两种气质特征的女性，不仅仅是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是普通大众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张爱玲所谓“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这里的“一般人”，基本可以定位为市民阶层。

张恨水小说由于主要采用报纸副刊连载形式，因此最主要的读者群是每天有阅读小报习惯的普通市民阶层。这一点张恨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对于《金粉世家》的风行，张恨水曾经说过，“在不声不响的情形下，这书的销行，在我的写作里，始终是列于一级的。它始终在那生活稳定的人家，为男女老少所传看。有少年人看，也有老年人看”，“十几年的统计，《金粉世家》的销路，却远在《春明》以上。这并不是比《春明外史》写得好到那里去，而是书里的故事轻松，热闹，伤感，使社会上的小市民层看了之后，颇感到亲近有味。”[9]p32所谓“生活稳定的人家”，基本就是“社会上的小市民”。而张恨水小说从1920年代开始一直到1940年代末，一直都是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甚至香港多家报纸副刊确保发行量的重要保证之一，要想数十年如一日赢得读者欢迎，仅仅靠作家单方面的曲意逢迎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需要读者和作者之间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的默契。因此张恨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看似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既是张恨水个人女性观的体现，其实也是以一种固化形式映射市民阶层女性观和审美观。

也许是对张恨水小说过于熟悉，也许是尊重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里不动声色地模仿着张恨水。在《十八春》（晚年张爱玲改写小说结尾并改名为《半生缘》）里，石翠芝第一次露面，通过上海时髦青年许叔惠的眼睛打量她，“那石翠芝……穿着件翠蓝竹布袍子，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她穿着这样一件蓝布罩袍来赴宴，大家看在眼里都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她正是因为知道今天请她来是有用意的，她觉得如果盛装艳服而来，似乎更觉得不好意思。”[15] 这件罩在杏黄银花旗袍外面的翠蓝竹布长袍，对于石翠芝来说，是掩饰作为沈家准儿媳被看的尴尬；对于沈世均来说，是富家小姐的矫揉造作；而对于初次相识的青年异性许叔惠，则意味着简朴和奢华结合的奇异吸引。张爱玲将自己对张恨水小说的理解自然地化入自己的创作中，不啻是对张恨水的一次致敬。

三

第三类较为特殊。从文字表面看，张爱玲只是在谈论某件人事，与张恨水并不相干，但由此阐发的议论却往往暗合张恨水小说。这一类文字在张爱玲讨论写作问题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论写作》一文探讨了小说的趣味和畅销问题，并兼及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要想使小说畅销，必然要迎合读者，但是否只要迎合读者甚至不惜色情淫秽就必然成为畅销书呢？张爱玲首先以《红楼梦》和《金瓶梅》为例来说明情况并非如此，然后总结出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作品，既不是曲意逢迎的诲淫诲盗之作，也不是宣扬阶级斗争的左翼文学，而是小市民情调的小说，“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4] p81 这一段结论与上文引用的张恨水谈论《金粉世家》的一段话正可以互相印证，两位作家对小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有着共同的认识，即内容上主要表现“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情节上要“轻松，热闹”、感情基调要“温婉、感伤”，而并非一般文学家想当然的“香艳热情”的低级趣味。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都是这样“温婉、感伤”、“轻松，热闹”的“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等到张爱玲自己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采用的也是相同的叙事策略。

在《写什么》和《自己的文章》里，张爱玲反复谈到小说题材问题。张爱玲认为，男女之间的事情几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无论怎么写都写不完，因此，这类题材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趣味，而且也可以考验作家的写作能力。优秀的小说家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同样关于男女恋爱的题材和内容，可以有千变万化的写法。“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16] 甚至不惮宣称，“我甚至只是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17]

盘点张爱玲小说，从题材上来说，几乎都是写琐碎、难堪的日常生活中的男女感情。以小说集《传奇》为例。《传奇》是1944年8月上海《杂志》出版社为张爱玲出版发行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畅销一时。《传奇》初版共收入小说10篇，依次为《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10篇小说无一不是叙述不同情境下不同状态的男女情感关系。1946年11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传奇》增订本，除了初版的10篇小说外，前面增收新作6篇，依次为《留情》《红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另有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跋语《中国的日夜》。新增的6篇小说中，除了《桂花蒸阿小悲秋》一篇主要描述女佣阿小的一天兼及她的夫妻关系外，其他5篇仍然是在讲述不同情境下各种“千疮百孔”的男女情感关系。

而张恨水多年来一直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张恨水执着地写所谓“社会言情小说”。不妨做个统计，由于张恨水小说甚多，现只选取1937—1949这一时间段来做简单抽样统计。这一时段张恨水曾经在报纸上连载并出版过单行本的小说有《冲锋》（出版单行本时改名《巷战之夜》）、《夜深沉》《秦淮世家》《八十一梦》《大江东去》《水浒新传》《蜀道难》《负贩列传》（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丹凤街》）、《偶像》《牛马走》（单行本时改名《魍魉世界》）、《第二条路》（出版单行本时改名《傲霜花》）、《石头城外》《虎贲万岁》《巴山夜雨》《纸醉金迷》等共计15本，除《冲锋》《八十一梦》《水浒新传》三本著作不涉及男女之事，其余12本著作无一不牵扯到男女恋爱或情感关系，即使是宣扬抗战最为有力的两本小说《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也不能免俗，仍然是抗战加恋爱的模式。张恨水在《虎贲万岁》的序言里明确表示，“我当时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就是小说，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要求……找点软性的罗曼史穿插在里面……这罗曼史以不损害真事为原则。”[18] 张恨水虽然没有像张爱玲那样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写言情小说摇旗呐喊，但其创作的主要成绩以及留给读者的主要印象却集中在那些写“男女间的小事情”的小说上，可以说是对张爱玲小说观念无言而强有力的支持。

四

还有一种情形较为有趣，张爱玲轻松调侃、涉笔成趣写下的文字，也常常可以在张恨水小说里找到完美的例子。

张爱玲喜欢看电影，曾经做过许多影评，在《银宫就学记》里，张爱玲为两部当时新上映的关于女子教育的电影《新生》和《渔家女》做影评，顺带提到中国文人或士子与年轻女学生的关系，“在通俗的小说里，一个男子如果送一个穷女孩子上学堂，那就等于下了聘了，即使他坚决地声明他不过是成全她的的志向，因为她是个可造之材。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19] 在张恨水的多部小说里，都可以看到处于恋爱或准恋爱关系中的男子资助女子读书的情节，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过渡时代男女社交、恋爱的有趣社会现象。这段影评恰好可以用来为张恨水小说中的这些情节做注脚。

小说《天上人间》借一个恋爱故事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大学教授周秀峰看中贫家洗衣女子陈玉子，却又对她的无知识感到遗憾，“彼此爱情虽然很好，究竟在知识方面，还差得很多。她虽然极是聪明，可是没有受过教育。我是个教育界的人，娶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女子，或者有点令人诧异。”[13]p222-223周秀峰的恋爱心理是复杂的，是时代的，是真实的，也是纯粹的中国文人式的。男女恋爱虽是感情的自然萌发，却无法完全摆脱生存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周秀峰身为大学教授兼诗人，喜爱玉子的清秀自然、温婉可人，而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心理需要在文盲玉子身上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他内心无法克服的精神遗憾；所以他一边认为“彼此爱情很好”，一边又认为两人“在知识方面，还差得很多”。而彼此身份的巨大悬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周秀峰犹豫不决的原因，即使他自己愿意跨越阶层障碍，他也不能不考虑到他的生存环境，一个“教育界的人，娶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女子，或者有点令人诧异。”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呢？于是周秀峰决定送玉子读书，把她改造成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最好我想还是让她先受点教育，……我先把她送到学校里去念书，那也不错。”[13]p223而身为当事人之一的玉子也立刻领会了周秀峰的意思，并且深以为是。“你想，无缘无故的去上学，怎样对我母亲说？……除非……”周秀峰笑道：‘除非什么？’玉子道：‘……除非这事说开了，你和我们家作了真亲戚了。别说让我读书，要我到外国去留学，我妈也不能说一个不字。’”[13] p145所谓“你和我们家作了真亲戚”，也就是两人正式缔结婚约，周秀峰以女婿或准女婿的身份资助玉子读书，则是名正言顺的事。小说中的其他人也都觉得由周秀峰资助玉子先读书再结婚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媒人之一屈鹤鸣先生对周秀峰的这一想法颇表赞同，“周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要把她送到学堂里去读书，最好寄宿都在学校里，这样周年半载之后，再举行婚礼，于是乎所娶的是女学生，不是一个旧式女子了。这种办法，现在试行的很多，据我所知道的而言，结果是好的居多数。周先生若是这样办法，我十二分赞成。”[13] p225

《春明外史》里，杨杏园受李冬青所托接济史科莲读书求学，后来李冬青明确提出李代桃僵之计，希望杨杏园和史科莲结为夫妻，杨杏园的朋友们也都极力促成此事，认为是水到渠成，甚至于受资助的史科莲也默认了这桩婚事，只等杨杏园最后表态。而杨杏园坚辞不受，并提出不能娶史科莲的几点理由，其中最后一点说道，“这半年以来，我有点金钱，资助史女士，我若娶她，我以前所为，就是居心示惠，于我的人格攸关……” [14] p1168此话从反面证明了张爱玲的观点，如果一个男子资助一个女子，即使男方极力申明自己并无婚约之意，也有这方面的极大嫌疑。

小说《石头城外》中，金淡然先生由于一时官场失意，决定到周边农村寻找出路，结识了秀气可爱却家境贫寒的乡下少女黄菊香，于是决定资助黄菊香到城里进工读学校。虽然金淡然声称“我对于她们也无非一番好心，其实，我并不想占什么便宜。”[20] 但邻居周家外婆对金淡然先生的举动却颇心领神会，立刻恭喜他。进学校读书的并非金淡然，周家外婆何以要恭喜他呢？用意不言自明，无非是恭喜他即将获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姨太太罢了。《啼笑因缘》当然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樊家树除了在物质上改善沈凤喜的生活，也不忘送沈凤喜进平民女子学校读书。

综上所述，张爱玲不仅熟读张恨水小说，而且将其化为自己早期阅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终形成了无法抹去的创作前景和写作心理，并分别以不同形式在其文学创作中得以体现，从而构建了张爱玲散文中独特的“张恨水现象”。而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张恨水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的影响力。

注 释：

本资料来源于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张恨水著作系年》和《张恨水研究资料•张恨水著作（单行本）目录索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忆胡适之[M]//张爱玲全集•重访边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9.

[2]张爱玲. 谈音乐[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61.

[3]张爱玲. 我看苏青[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34.

[4]张爱玲. 论写作[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5]张爱玲. 存稿[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72.

[6]张子静、季季. 我的姊姊张爱玲[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90

[7]张爱玲. 必也正名乎[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36.

[8]张爱玲. 天才梦[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2.

[9]张恨水. 写作生涯回忆[M]//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10]张爱玲. 童言无忌[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96.

[11]张恨水. 啼笑因缘[M] //张恨水选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12]张恨水. 金粉世家[M].//张恨水选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

[13]张恨水. 天上人间[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4]张恨水. 春明外史[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15]张爱玲. 半生缘[M]//张爱玲全集•半生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53.

[16]张爱玲. 写什么[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24.

[17]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88.

[18]张恨水. 《虎贲万岁》自序[M]//张恨水. 虎贲万岁.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3.

[19]张爱玲. 银宫就学记[M]//张爱玲全集•流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47.

[20]张恨水. 风雪之夜 石头城外[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155.

**作者简介：杨惠，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